

云雾山高 池河水长

余佑学

远望云雾山，千峰竞秀，云海苍茫，岚气氤氲。走近云雾山，怪石卧坡，瀑布直泻，飞禽依枝。林上有珍禽，林间有异兽，林下有奇药。松涛伴着叮叮咚咚的流水声，山风播扬着叽叽喳喳的鸟雀声。世外桃源，云雾山，晋升国家级森林公园，当之无愧。

门前的池河水，清澈蜿蜒，汇汉江、聚长江、向大海。河边的两排麻柳树，算是一大奇观。树高都是十丈好几，树粗三四个人合手才能围住，20多棵高大茂密的麻柳树，远观浓荫蔽日，近看苍翠欲滴。10多户农家小院，依山傍水，青砖黑瓦白色的墙，犹如一幅古老水墨画，挂在群山中不知经年。

有了两排麻柳树的荫庇，整个夏天一河两岸的村民都不觉得燥热难耐，再热的天，只要往树下一站，顿觉凉爽宜人。盛夏傍晚，劳累一天的人们，吃罢晚饭洗过澡后，便搬上靠背椅子往树下一放，一纳凉就是好几个小时。乡亲们围坐一起，拉闲散闷，舒缓筋骨。小孩子们则在树下玩起捉迷藏、抓石子、弹球一类游戏。柳树下是乘凉的好地方，也是村民们沟通感情的好场所。

山高人为峰，情爱比天大。记忆中，长辈们的体恤总是让人难以忘怀。昏暗的煤油灯下，个子不高还有点驼背的外婆一针一线做着我的小棉袄小棉鞋，四姑的蛋炒饭油香扑鼻，舅舅年复一年地掏出5角压岁钱和2元报名费……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总是满脸的喜悦，满眼的期望，那份真诚、那份祥和、那份厚待，让我受之坦然。父亲挑着担子走20里山路到学校送粮送菜，又饿着肚子再走20里山路返回家中，从来不说苦与累。生活在普遍拮据的年代，有人想方设法保障你的冷暖，有人操心你的温饱，有人笑吟吟地鼓励你学好，于点滴

滴滴，于丝丝缕缕，浸润着幼小的心灵。在亲人们的呵护下，我一天天长大成人，与其说是云雾山高，不如说是长辈们德厚恩深。因为风景养的是眼，人情慰的是心。

日夜奔腾的池河水将一方山河雕刻得氤氲多姿，风光旖旎。夜晚来临，电灯闪烁不停，放眼河中，光和水相映生辉成趣，仔细聆听，河水泛起五彩斑斓的花，也唱起动听悦耳的歌。

河水悠悠流淌，师友情谊芬芳。人的一生，如果没有父母长辈关心爱护，不可能健康成长；如果没有老师、朋友、恩人地助力提携，哪能走得顺畅？语文老师教会“主干成分主谓宾，枝叶成分定状补”，反复训练我们一个字、一个词，组合成一段话，直到写成一篇文章。数学老师教我们解方程，板书的粉笔灰时常染白衣袖。参军到部队，遇到武能上马击狂胡，文能下马草军书亲如兄弟般的好首长好战友。职场上领导和同事带领我们完成一个又一个起初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小小的我，能够在组织中与恩师、朋友、战友们一起做事，同学习，同劳动，同训练，同甘共苦……这一切都清晰表明，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一个有温度、有情义、有梦想的集体里，是多么幸运和骄傲。这就如同家门口的池河水汇入于大江汉江一样。池河水长，“长”的是师长们地谆谆教导，“长”的是朋友们的雪中送炭，“长”的是贵人们的排忧解难和成人之美。

人生亦老山难老，山高水长清常在。山高，给人力量，水长，给人希望。一路前行，总有长辈、亲人、恩师、朋友、贵人地扶持和成全，他们的品行操守如同云雾高山、池河水长一样，带给人绵绵不尽的情愫和感恩。



巫溪

细雨霏霏，绿满田野，我们的汽车在宽阔的高速路上驰骋，两岸青山匆匆忙忙地后退，来不及与春天挥手告别，就跨进了夏天。

我倚在副驾驶座的靠背上，双眼微闭，只想安静地享受这一刻的无所思，无所忆。转瞬之间，已是五月，值得庆幸的是，可以在劳动节假期悠闲自得几日。

时光缓缓流淌，回想四月，我好像没有来得及在汉江边散步，也没有时间让迷离的夜景入眼，更多的是坐在书房，凝视着电脑，敲着键盘，写着十万火急的文字。文字是我最美的遇见。小时候，遇见文字，才有幸走出大山；长大后，遇见文字，才能够丰腴自己；而如今，坚守文字，发现文字是自己地热爱与守候。

生活里有太多的遇见，是前世今生的缘分。就像今天，五月二日，毫无计划，我和巫溪，就满满当地地拥抱。第一次知道巫溪，大约是在十年前。一次文学活动，和我并排坐的那个小伙儿，清瘦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深邃的眼眸，文学范儿十足。休息间隙，我俩聊天，他说来自巫溪，那里最有名的就是盐巴和烤鱼。

而今天，当我们的车漫无目的地行驶了几分钟后，我突然想起来，巫溪，这个曾经去过，又因为下雨匆匆折返的地方，所以还一直想再去的山城，这个理由算不算充分呢？

我查阅过资料，巫山与巫溪同属于鄂西、陕南、渝东的大巴山东段南麓，属于长江三峡中段。据记载，“巫溪”两字，最早是在西汉初桑钦所撰的《水经》曰：“江水之东，巫溪水注之”中出现的。巫溪县是民国三年因大宁县与山西大同同名，更名为巫溪县的。这就是它名字的来历，也有百年的历史了。

巫溪山城依山而建，山绵延不绝，跌宕起伏。据光绪《巫山县志》载：“唐尧虞舜三代，悉以巫咸；”“唐尧时，巫山以巫咸得名”，复引《艺林伐山》云：“巫山者，巫咸以鸿木为帝尧医师，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封于是山，因此得名。”原来巫山的历史这么悠久，读着读着，就懂了它特殊的内涵。

山水相依，水滋养着这里的山和生灵，山护佑着这里的水和人。山者水之源，古为统称，山水一也。据现代史学家任乃强教授考证：“大宁河沿岸诸山为巫山。”由此我们可以这么大胆地推论，大宁河沿岸诸山间的条条细水，贵为“溪”，故名“巫溪”吧。巫溪与巫山融为一体，浑然天成。

安康与巫溪近在咫尺，近在眼前。尤其是镇坪到巫溪的高速路连通之后，驾车两小时就可抵达，一日轻松可以往返。真正实现了，早吃安康蒸盆子，午品巫溪烤鱼，晚饮汉江富硒水。

来巫溪途中，我们没有停歇，只因为巫溪烤鱼的诱惑。穿过镇坪时，大雨滂沱，道路中湿漉漉的，车速自然慢下来。当我们告别陕西界，踏上巫溪的土地，黑云渐渐消失，远处，一抹蓝色的云从远处向我们移动。没有雨，只有微风在起起伏伏，翠绿葱茏的树叶也随之起起伏伏，忽上忽下，十分轻盈。

我们的车径直开到预定的宾馆楼下，一缕阳光亲吻着我的脸颊，冷意随风而去了，暖一涌而起。为了方便确认，我拨通了老板电话，电话接通后，那略带重庆方言的普通话，依然听得清晰。刚挂断电话，就看见了一位先生主动和我说话，“妹子，你就是刚才打电话的吧？”

“是的，车停在这儿安全吗？”

“可以，免费的，贴条算我的。”

素未谋面，热情好客，不是朋友，胜似老友，这是一份热情，更是一种文化的缩影。这里，盐巴文化源源流淌，浸润着人们的心灵。很多年前，盐是这里的招牌，也是这里的名片，就连溪水里也溶解着盐分子。盐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种文化味儿十足的元素。我知道，这种文化元素，不是巫溪独有的，却是在巫溪大地浓郁弥漫开来。我读过文友的《巫盐天下》，他用文字记录着盐对于这片土地的滋养和发展，也讲述着盐文化的起源和故事。作为宣传部的领导，他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这份责任。巫溪山城旅游的火热，有他一份功劳的。

就在宾馆前台登记时，烤鱼的香味已经随着氧气被我呼吸了。椒香撩拨着我的味蕾，午餐当然要吃烤鱼了，刚好在宾馆附近，一家出名的烤鱼店经营多年。我们放下行李稍做休整，随即跟着香味一路来到烤鱼店里。让老板给我们做了属于巫溪的特色烤鱼。不大一会，烤鱼做好端上桌来，颜色鲜亮，红红绿绿，鲜香四溢，闻着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老板说：“烤鱼就是要趁热吃才香呢！你们来得时间正好，否则一到到了饭点和晚上，人多需要排队，拥挤热闹，哪有现在随便吃安逸了。”我笑着，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嘴里，鲜香麻辣的口感一下刺激到了我的味蕾，对我来说稍稍有点辣，但是却很香，让我停不下筷子。烤鱼的味道和口感都很好，跟以往吃的区别很大，烤至金黄色的外皮十分酥脆，内里的鱼肉却保持了足够的嫩滑和汁液。配上新鲜的香料配菜和独特的酱汁，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到惊艳，我便忍不住大口朵颐了。香辣的烤鱼再配上一碗米饭，一杯可乐，这一刻，属于我的快乐仿佛达到了满足！吃过烤鱼，我们决定四处溜溜，便准备去住宁厂镇。

当我们走近巫溪宁厂古镇，用脚步轻轻丈量这里的一块块青砖，用手指轻轻抚摸这里一座座破落的房屋，用鼻孔深深呼吸这里一缕缕清新的空气，恍如仙境。静静地站在这里，我突然嗅到了书页里弥漫着的盐文化的灵气，耳畔仿佛重现了一代代盐背子铿锵有力的吆喝声，而不变的是他们不辜岁月力量的力量，把根扎进土地里，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沿溪而建的宁厂镇，保持着古老的村庄原貌，它见证了古镇的现在，也记录着古镇的过往。天色渐晚，无须告别，我们又走过这路微晃动的吊桥，游客都小心翼翼地走过，时而回眸，时而眺望。稀稀疏疏的人影倒影在溪水里，不知道是否会随着溪水一起远去？

回到住宿的地方，我慢慢回忆着今天的旅途，巫溪终究是没能让我失望，我不得开始期待明天的行程了。希望巫溪能带给我更多的惊喜。

遇见巫溪

温洁

北门的记忆

尹正军



北门城墙

偶尔走在路上遇见点点头就算过去了。记得城门洞上面还有一口大钟，据说是古代报时用的。所谓“晨钟暮鼓”，对应的是老城有鼓楼，这条街就叫鼓楼街，一早一晚，遥相呼应。抚摸着沾满历史痕迹的古城墙，我的耳旁仿佛能听见人们进城出城，熙熙攘攘，吆喝生意的声音；古代战场的刀剑声、呐喊声。这座古老的城门洞与安康城一起走过千百年的历史岁月，见证了安康城区的兴衰与日月交替，而时代的发展又要将它慢慢遗忘。

一面城墙，几块青砖，挑着担的老翁，坐在门口的理发师，一条古朴的老街，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这是我多么熟悉的场景啊！我举起手机，情不自禁地拍了几张照片，感到它是那么的亲切。我也曾数次拍摄过它，总想极力将它留在我的印象中，总怕它从脑海中消失。这样的场景和心理感受，也许就是城门洞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也是老街留给我的念想。

一座城门，一条老街，留下的记忆是美好的，印象也是长久的。我的祖辈们都在此地留下生生不息的印迹，我仿佛看见我的爷爷、奶奶及父亲从这条街道穿过城门消失在远处。在九州城的土地上，一座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城墙静静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城墙根下长大的孩子们一代代老去，古城墙的雄伟壮观和城墙根下的欢声笑语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斧劈、山、水、林、石，互相交融，风光秀丽而独特，令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

捧起一汪春水，虽没有花香，但透出春意。沿溪而上，小桥流水，老树野花。一边走一边将这林中小景尽收眼底。天公作美，雨过天晴，朋友们都大胆地从独木桥上晃身走过，继而跳跃过溪边大石，奔向下一处清潭，赞叹这一溪好水的美。

方才雨下起来时，恰好半山有亭避雨，想起“半山风雨半山晴”一句，坐在亭中却有“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的味道了，半山之间，百花开处，置一茅亭，亭外细雨霏霏，沐透春色，溪水潺潺，薄烟出水。溪边几个人影，装模作样地搬起石头找螃蟹，弄得一身雨水，却是畅快一笑。亭中，我捧起一杯新茶，满杯都是春天的颜色，暖暖地咽下，好似微风拂面，带走了一缕水雾，也带走了几许怅然。

蒋家坪的着意

蒋家坪有好山，最著名的自然是凤凰茶山了。驱车，爬坡，登上凤凰茶山的那一刻，感受到了景区打造者的妙思与着意。一株千年古茶树被精心地保护起来，步道与观景台，都显得独具匠心，凸现出自然与人文的齐佳。站在茶山之上，盎然的春意扑面而来。山下青瓦白墙马头墙鲜明的徽派民居，青翠



蒋家坪

芍药谷

芍药谷的闲意

看花，本来就不是我的钟爱。同行者们，却惊羨于一汪湖水之畔的艳丽花朵，在他们驻足赞赏之时，我便拾级而上，沿谷独行。

几乎百步一景，自然而雅致。主体虽然只是山石流水，但却如此绝妙。山石像是有意地为流水让出一条通道，流水更是故意地拂过山石，逗弄着山石又转头扬长而去，再加上细雨地搅扰，这一切，与我驻足的时光空间，显得闲趣怡然。

走过竹林，穿林打叶声中，更显得谷幽人闲。抬头望去，两边千峰百嶂，飞瀑击石。轰轰烈烈之中，几只小雀鸟，掠水而过，伴着落雨，钻越石崖。一时间，动地热闹，也有几分磅礴之势。那谷，却是气定神闲，从容而待。令人心安神静，虚怀若谷。

走出来时，雨已经大了。几个湿漉漉的身影，还激奋在美境之中，忘却了雨水打湿衣衫的不适之感。湖中的那一方山石，悠然地望着微涨的湖水，自若地在雨中沐浴。芍药谷 AAA 景区原名芍药沟，位于平利县城关镇长沙铺村，距县城西北约 10km 处，安平高速公路、省道 308 线沿芍药沟沟口通过，交通便利。芍药谷自然地理环境较为独特，山不高峻，陡缓相间，沟不深长，宽窄相连，气候温和，植被丰茂，碧空丽日，鸟语花香，地质专家称芍药谷为“崩塌岩地貌博物馆”，是一处集自然、山景、水景于一体的袖珍式景观群落，也是休闲养生的好去处。今日身临其境果然感觉精神抖擞，惬意十足！

桃花溪的惬意

桃花溪里醉桃花，在这里，我们观赏花海、寻觅桃源人家、倾听桃花溪水、置身浪漫的桃花源景区。四周植被茂盛，怪石嶙峋，飞瀑隆隆两侧山峰刀削

一张照片勾起了我心中的回忆和淡淡的忧伤，尤其是那座城门，它寄托着很多人的乡愁和怀念。

新城北门城门，在安康城市变迁发展中，是唯一一座没有被拆除的古城门。城市在悄然地发展变化，高楼大厦林立，现代时尚的各种建筑鳞次栉比。而它，不论春夏秋冬，依然静静地坐落在那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迎送着人们进进出出。城门已无踪影，凹凸不平的车辙印早被水泥路面代替，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城砖，还有那破败不堪的城门。这一切，好像都是在见证着时代的变化和岁月的沉淀变迁。当然，也在告诉着过往的行人，它早已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隆冬清晨，薄雾还未散去，我早早地走在新城街道买早点，路上的行人都捂得严严实实，匆匆忙忙向着不同的方向前行。透过雾气，不远处，高大的城门矗立在眼前，望着破败不堪的城墙，一种忧伤涌上心头，这历史留下的见证、岁月刻下的痕迹，如今都已渐渐模糊了。它会倒下，会斑驳，会被重修，它仍旧存在着，城门诉说着历史故事，也诉说着光阴的流逝。

我的童年和新城北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记忆中，原来的城墙比现在看到的要好看得多，它高大威风，四周的墙垛都还在，一直延伸到四个城门，刚好把整个新城包围起来。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爬上去玩。儿时的伙伴和我一样早已步入中年，

平利，雨季里的民谣

束龙

临近五一，有远友提议要游平利的山水。鉴于这几年假日出行状况，建言节前来游。随即他们遂行，我便随行。

躲开了假日出行地燥闹，稍透凉意的暮春细雨，被清风吹散，赶着与我们同行，着实有些别样的情趣。此时，车行一路，暮霭笼山，雨珠落窗，模糊了远山近水，却清晰了雨落地节奏。请司机关掉了音响，更生出了踏歌而行的感觉……